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七

大猷大君記三

起寬永十三年

止寬永十五年

リ 5

671

8



伊5
號 691
卷 #8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三

寬永十三年丙子正月課天下諸侯伯修江戶

城之郭其石壘西海南海山陽山陰諸侯掌之

溝塹關東陸奧出羽諸侯掌之造高田馬埒使

朝士子弟大調馬賜酒并忠勝萬石以為留都

資二月林信勝奉教輯和漢荒政恤民法制上

之三月厩橋城主酒井惟樂頭忠世卒年六十

五子阿波守忠行襲封食十五萬餘石忠世遺

萬二千五百石忠行庇蔭料忠世年十九以烈

昭代記卷八

祖意相台德大君。歷事三朝。輔政三十餘年。性
矜嚴好禮。而御下寬簡不苛。嘗退朝見厨丁匿
鳥魚肉同列。惡之。忠世與土井利勝曰。仁恩未
沾。輿僿乎。何其窮也。細川忠利饗忠世。請膳宰
食單。羅列珍饌十五品。忠世召膳宰。謂之曰。國
家有制。饗膳無過七品。汝何使吾失禮。命却之。
如法而後受饗。其端恪如此。晚節雖微失權。竟
以功名終。四月十七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閔
宮。廿二日至。自日光。伊達政宗力疾東觀。大將
軍數使土井利勝。酒井忠勝問病。又命侍醫診

候。既而疾益篤。大將軍患之。駟徵京師典藥頭
某。及西海巨藩良醫診之。無效。五月。大將軍臨
其邸視之。政宗夙沐浴更衣裳。坐以待旦。及見
土井利勝扶右。柳生宗矩扶左。酒井忠勝從後
扶腰。大將軍懇懇慰勞。政宗感泣謝恩。及去。合
掌拜伏以送之。居無幾何而卒。年七十二。大將
軍痛惜。使土井利勝弔之。賜賻銀五百枚。長子
越前守忠宗襲封。六十一萬五千石。大將軍遇
政宗特厚。屢召賜宴。政宗好長劍。侍燕時脫以
進。大將軍嘗謂之曰。卿心不可測。然孤之視卿。

何曾有毫髮之嫌。宜帶刀以入焉。否則不予觴。政宗流涕曰。不才先朝時微有汗馬之勞。至今大君未致涓介之力。而恩遇如此。雖死焉敢忘之。是日大沾醉。不覺射睡侍臣竊抽其刀視之。卽木造刀。飮肥城主伊東修理大夫祐慶卒。賜長子大和守祐久五萬四千石。次子主膳正祐豐三千石。六月加神戶城主一柳監物直盛萬八千石。移封伊豫西條城。并舊食六萬三千石。人吉城主相良左兵衛長每卒。子壹岐守賴寬襲封二萬二千石。加西尾河城主本多下總守

俊次萬五千石。移封伊勢龜山城。并舊食五萬石。移龍野城主岡部美濃守宣勝於攝津高槻城。其口萬石如故。鳥居忠恆數病不朝。欲請翁忠春爲嗣。未果。忠春母庶母也。性妬悍。疑忠恆無意於立忠春。奔入香花院。欲囑寺僧訴官。忠恆聞之。驚自往拉歸。然意憎庶母所爲。猶未請忠春也。七月忠恆卒。無子。大將軍思鳥居氏累世之勲。欲立忠春嗣。封井伊直孝。議曰。忠恆每告病不朝。又不請嗣。背大憲。且蔑朝廷也。如是而不之懲。何以制天下。從之。收山形城二十二

萬石。賜翁鶴千代。忠春信濃高遠城三萬石。以山形城二十萬石。賜保科肥後守正之。正之台德大君之季子也。母侍嬪神尾氏。名靜。靜父曰伊豫榮加。榮加爲北條氏直臣。及小田原滅。榮加欲干祿於我。時井上正就母以乳媪在後宮。榮加使靜女給事媪。偶得幸於大君。有娠。懼崇源大妃妬忌。竊歸父家。生男。名幸松。其家在神田街。隣里傳聞曰。是貴種也。願得抱負來訪者。日衆。父恐其闢。以母子託媪。賴正就密啓。囑諸新館禪尼。尼者武田晴信之女。而穴山梅雪之

妻也。尼迺迎與居。久之。尼察甲信舊識。莫若保科正光者。乃謂正光曰。男子不可長。婦人之手。願以煩卿。正光乃以母子歸其邑。更名正之。正光病。其竟不顯。如駿河。見大納言忠長。忠長曰。吾弟也。厚餽遺之。間爲言。諸台德大君不報。旣而正光卒。無子。以正之爲之嗣。賜高遠城。乃肩保科氏。稱肥後守。台德大君之薨也。命正之督三緣山土木役。旣畢。往日光。拜東照廟。有司議曰。正之於先大君。雖不得爲子。不宜吉服拜。閔宮。急遣使追止之。而正之謙冲。不以懿親自居。

也。止之少時，未嘗學問。一日問左右：汝等亦有樂乎？小櫃與五右衛門素伯曰：臣有二樂。正之曰：何樂？素伯曰：臣樂貧。凡人富則奢，奢則僭禮。臣幸貧矣，故得不僭不濫，以寡過焉。復問其一。不對，強之曰：臣樂賤。凡人貴則傲，傲斯愚。臣觀於人君，生而無教，其下佞諛曲從，以取悅，媿姍姍苟容以希旨，是以其質雖美，驕傲日長，無能愚乎。臣幸賤矣，苟有過，則朋友規切，得賴以免戾矣。正之熟聞其言，曰：海然，我不早聞，至言，故不能免愚。今而後願更之，即益素伯祿，賞之，自是

折節讀書，德望漸隆。八月，大風地震，封朽木民部少輔植綱萬石。布施和領主桑山左衛門佐一直卒子修理亮一玄襲封萬六千石。時田左衛門權佐廣定卒，分其封，賜長子女蕃頭定正八千餘石，次子數馬長廣三千石。九月，田邊後丹城主京極修理大夫高三卒子六丸高直襲封三萬五千石。初，上皇聞金澤文庫有古寫本律令，勅令謄進。大將軍下孝鎌倉建長寺圓覺寺，令僧徒傳鈔。松平信綱董其事。林信勝、林信澄校讎。十月，書成獻之。十一月，大將軍臨水戶權

中納言賴房第。賴房善射，特妙短弓，仰射飛鳥中之。嘗從獵于板橋，有從臣射猪者，猪負箭而走。賴房射殪之，又獲五頭。大將軍嗟賞曰：「今教經也。」加三浦志摩守正次五千石，並舊食萬五千石。一柳直盛將赴封途而病卒，分其封賜伯月波守直重伊豫西條城三萬石。仲美作守直家播磨小野二萬三千石，叔藏人直賴小松萬石。直家並前所別賜共食二萬八千石。鹿橋城主酒井河內守忠行卒，分遺封賜十萬石於伯雅樂頭忠清二萬二千石於仲萬千代忠能十

二月朝鮮王李倬使任統金世濂來聘，兩使請登日光山拜東照廟，允之。先是闢藥園於京師及江戶，朝鮮獻藥艸數種，命植之。

十四年丁丑三月，大將軍臨酒井忠勝別第，須坂信領主堀淡路守直升卒，子大學直輝襲封萬餘石。四月朔，經營第二城，是日創工。大將軍臨焉，時有雙白鶴降於稠衆中，百官慶賀，或歌咏之。大將軍悅，賜宴於群臣，命林信勝作之記。是月白河城主加賀守丹羽長重卒，子左京大夫光重襲封十萬石。五月，烏山領主堀美作守

親良卒子又七郎親昌襲封二萬石六月平戶
城主松浦壹岐守隆信卒子肥前守鎮信襲封
六萬三千餘石七日市領主前田大和守利孝
卒子右近利意襲封萬石足森城主木下宮內
少輔利房卒子淡路守利當襲封二萬五千石
佐土原領主島津右馬頭忠興卒子萬壽丸久
雄襲封三萬石七月高取城主本多因幡守政
武卒無子封除賜其遺臣高取本年租稅政武
大和大納言秀長相因幡守俊政子也八月牙
賊修築竣功大駕自西城移焉大將軍召將作

長謂之曰殿屋宏麗太過非所示儉於天下也
其華飾處宜速毀之自今後勿得構造過華麗
初烈祖嚴禁耶蘇教然肥前肥後尚多餘孽動
輒簧扇亂俗松倉豐後守重政既封島原痛查
檢之誅妖徒歲數十人其黨潛逃竄伏偃武後
重政益思所以報國家以爲天下已平所患者
獨耶蘇教私遣人販于呂宋探夷情上書言國
家所以憂耶蘇者以西洋覘間也臣搜訪海外
事情西洋海船必經呂宋臣竊爲國家計莫如
取呂宋而據之以絕洋船之路臣聞呂宋兵弱

取之用千餘人而足矣。臣願獨帥手兵往取。呂
宋若不成。不過失一城主。成則國家永無西顧
之憂矣。未報。重政病卒。時寬永七年也。長門守
重次嗣封。重次吝而貪。恠奸內不愛士。父所招
致士多散。耶蘇徒稍稍復興。重次嚴逮捕之。寘
以極刑。是歲大將軍不豫。自春涉秋。數月不視
朝。西陲訛言大君薨。秘不發喪。八九月間。赤光
燭天。朝於東方。夕則西。又多狂花。時有飛語曰。
今茲當辭伊座。辭伊座變語。猶云。天主治世。又
傳有天書降天草島。曰。至冬兩肥間有疫癘。兵

革人多死亡。唯信天教者得保全。天草在島原
之南六里。地屬肥後。肥後有益田甚。兵衛好次
者。舊仕小西。行長於宇土。行長修耶蘇法。其臣
多入其教。小西氏滅。好次隱爲農。年六十餘。桀
驁負氣。竊謂鎮西人心歸向天教。外憚峻法。內
實憤怨。當今之時。鼓舞民心。煽動州郡。莫如天
教。吾以斯術籠絡西肥之梟雄。崛起九州。以搖
中國。事成。遺榮於子孫。不成。亦老境之一快也。
於是自宇土徙天草。唱異教。簧惑鄉曲。好次子
曰四郎。容姿昉麗。八九歲讀書史。善筆翰。人稱

奇童鳥民森宗意大矢野松右衛門千束善右
衛門大江源右衛門山善左衛門皆陰修耶蘇
流言曰慶長甲寅歲西洋麻魔古子被逐天草
歸阿媽港語人云後二十五年此地出神童即
天使也傳識文云歷數五五運天童二八年生
知窮道藝安行達經權雲變東西輝地妖秋冬
花州郡盡震動草木亦瘵瘡人戴九瑠珠九瑠珠蘇耶
語奉耶蘇者戴諸頭形如我山將翻白幡奉耶
那兜牟前長蓋像十字架架畫十字天教吞三教上帝濟萬民凶徒解其
文諭小民云四郎年僅成童奇偉英特真天使

也來歲距甲寅廿五載即天童二八年也天變
物異亦皆與麻魔古子之言符非上帝興天教
而何聞者頗惑十月七日宗意等與好次謀奉
四郎為教師稱四郎大夫時貞開場於宮津地屬
入草鳴說法男女群集時貞麗衣裳飭威儀端坐
上座宗意等皆恭肅禮拜時貞手念珠諭眾曰
可憐爾曹會三教滅熄天主治世之期不知奉
聖教本月旬五二肥間必有大事起矣惟一心
奉天教者能免其災辭氣惻怛座者淚下時貞
又云今現出確證以解爾曹之疑仰天默咒有

一鳩翔集。產卵。拆出。天主畫像。鳩三呼辭伊座。而飛去。於是場中二百餘人悉歸教。有相津玄。察下津治兵衛者。本爲妖徒。詣道場。佯罵於稠人中。曰。我邦神道建極。加以儒佛三教。並行不復。容異端。四郎何等妖兒。叨鼓乳舌。以誑婦豎。試爲我說其道之詳。時貞徐曰。人各有所信。公等奉天教乎。吾何間焉。二人起曰。妖兒果無辭。逼辱之。玄察口喝。治兵脚屈不伸。因涕泣乞哀。時貞軒渠曰。吾道不咎既往。苟悔前過。豈可弗救。乃咒天帝。疾立瘳。時貞又善醫術。妙治急患。

湯島小民。攜一狂婦。需治。時貞領肯。狂婦立瘳。聞者莫不驚奇。湯島在島原天艸之間。妖徒就島而謀。所謂談合島也。十日。島原南疆諸豪會。有江村村長宅。深江勘右衛門曰。賦稅越額。責逋甚急。今秋管下小民窘苦方極。諸君有何計。衆默然。一人扼腕曰。吾聞苛政猛於虎。松倉氏之謂也。昔者有馬公之治此邦也。風雨順時。百穀豐穰。豈非闔境奉天主之故耶。松倉氏臨邑二十。年于今。悉毀天教寺觀。屠戮徒衆。嗣君又厚租稅。煩課役。誠不堪命。莫如早計大事。勸右

曰勿妄言。垣有耳。吾有所圖。公等姑後焉。十五日安德有馬等十餘村悉歸耶蘇。殺縣吏。逐神祝僧徒。據山林。嘯聚。州縣不能制止。告急治城。有馬村有三吉角藏者。寬永初其父皆奉邪教。梟首。二人各奪父首匿之。至是皆公然唱法。奉父髑髏。設壇爲祭。緣比隣曰此吾輩之父。皆嘗罹刑。今在天爲上公公等亦奉四郎公。則昇天享富貴。皆如之。於是男女歸法者數百人。二人益勸募招集。時松倉重次東觀在江戶留守。宰令國中曰妖徒哮闕。殆不可制。御當備兵以

待後命。縣吏村長各守其疆。四境閉口。設監舍。檢舟船出入。捕逮長帥。卒縛角藏及妻子。尋至三吉宅。三吉適會衆拜髑髏。捕卒入執三吉及兒女。三吉謂角藏曰吾輩以身殉教。固所願也。顧穉兒黃口。未解天教爲何事。唯此可憐。角藏曰言何痴。予與子世世殉天教。生寵死榮。何幸加旃。欣然就囚。所會男女相謂曰我曹豈免刑。不久將見二君於天堂。送至海岸而訣。翌日凶黨建白幡。陳邊豆。祭三吉角藏曰幸哉二君。若遭刑。方今於天堂受快樂。當欣慕耳。佐志木作

右衛門舊藏天主畫像一日誦經祭奠徧告鄉隣老弱蟻集縣吏林兵右衛門聞之怒單身往排衆躍入奪畫像劈裂投諸竈火妖徒四五十人提耒耜立殺兵右衛門其尸曰縣令縣令今而後知天主有靈乎衆呼快而散作右因爲移文以勸募遠近翕然風靡島原南方諸村悉爲賊擒吏胥僧巫隨處屠殺或倒懸之或生埋之備極慘毒二十五日島原宰岡本新兵衛多賀主水率士卒乘走舸以赴有馬村賊將襲治城所在放火逼近郊岡本等船過堂崎海回顧烈火

起於島原楫師篙工皆凶黨望之有喜色將吏皆失度會一縣吏刺船遁見岡本船遙謂之曰偵邏自城下還報賊覘知公等來攻分其衆爲二一屯北岡逆戰一攻治城岡本議進退少壯者曰公不見夫火乎城陷則吾輩之族赤矣不知進戰蹙賊岡本曰不然城中所貯火藥五百斤火果焚城炸烈激盪聲震天地今者但見火光不聞炸烈之聲是必賊放火村里以張虛勢耳吾知城必無恙矣不若退保城乃還深江村有古城墟賊據以爲巢窟翌日岡本多賀率兵

三百向賊巢。賊諜知之。衆千餘人移屯廣島原。揭白旗。旗畫十字架。陣高丘。排鳥銃以待。相距數十步。兩軍吶喊。交發丸。新兵令銃卒先發。其半賊一齊連放。新兵令急發。其半。槍手繼進。遂破之。賊退保深江。城兵追攻之。賊奔寨去。而我軍亦多死傷。賊支黨援深江。見寨已陷。憤怒。轉向島原。日暮。放火城外寺觀。衆二千人迫正門。取所揭令牌。踏破之。揮鎰。鉞。斧。鉞。毀門扇。投火。城兵力鬪却之。是時牧野傳藏成純。林丹波守勝正。開府於豐後府內。以稽察鎮西。於是島原

宰告急於二監。又乞援熊本。佐嘉二藩。熊本隊將志水伯耆出師。川尻佐嘉隊將諫早豐前次。刈田國家令甲不得私出兵境外。二藩使人請命二監。二監荅以非取幕命不得指揮。二隊將引兵旋歸。熊本請輸火器於島原。二監又不允。島原別邑曰茂木。地近長崎。其縣令曰佐野。摠左衛門治民有恩威。是時闔境應賊。畏摠左未陽唱法。既而摠左將赴島原。有肥後人嘗受恩於摠左者。要諸路。告曰。賊謀君。君不可不自備。摠左詣村長總兵衛。不見一人。頃之。總兵自外

來。摠左詰之曰：汝空家居外，何也？曰：村民奉妖教，故出爲之謀耳。摠左厲聲曰：汝忘國家鴻恩，輒與蝨賊黨，今我於殺汝，何有？然吾將歸島原，汝苟謀鎮定，則納我質子，且爲具舟。總兵有難色，適其子傳介亦還自外，摠左擒之以爲質。總兵不得已，纒舟，摠左挈傳介入舟，總兵伏兵別舸而待焉。爲兒故，未發送，詣岸謝曰：別舟二隻，載弓銃以備不虞。摠左却之不聽。既近島原，篙工顧護舟，呼曰：盍履約。摠左起，揮偃月刀曰：若等爲暴，吾先殺傳介，而殲若等。護舟不敢近。摠

左歸，謂新兵曰：盍徵糧於茂木，試其順逆。乃使傳介作書，說其父利害，以與賊絕。總兵見兒書，不忍與亂，竟爲良民。誘導鄉里歸順，輸粟二百斛於城。後復時饋酒食，以勞將士。賊移檄長崎歸黨，岫人未輒應。終島原之亂，茂木長崎不動。摠左衛門之力居多云。十一月朔，島原賊黨滋熾，至萬八千人。大江源右衛門千束善左衛門蘆塚忠兵衛安德角內等爲長，議再攻城，分其徒爲三隊。千束謂衆曰：且夕城陷，吾欲據此，唯無元帥如之何。衆頭推時貞爲主，乃馳使天草。

以陳推奉意時貞應曰諸君苟歸吾宗請作誓書示無貳心吾兵有五千協志戮力足以濟大事矣源右等大悅裁盟書贈之其長數輩如天草執贄修君臣禮於是推時貞爲帥森宗意天草玄察爲謀主時貞亦如島原尋盟天草之治城曰富岡隸唐津唐津城主寺澤堅高使其宰三宅藤兵衛戍之藤兵聞天草諸村歸耶蘇使捕官巡邏閭閻檢賊誅之賊構寨上津浦據守藤兵謀攻之諸縣吏來告變者皆曰賊衆五六千而我兵僅三百力不敵且賊中宣言往取富

岡果如其言城下人心亦不可測或伺我虛誘賊入城我將無處託足矣願君熟計之乃止藤兵告變於唐津乞援而自率見兵出屯本渡村唐津以原田伊豫並河九兵衛爲武者奉行岡島八左衛門三宅藤左衛門等爲騎上長並河太左衛門關善左衛門等爲步隊長帥千五百人以援富岡十一日與藤兵會招村長問狀村長素與妖徒通皆質妻孥於賊寨陽迎唐津將校曰頃日上津之兇劫庶民歸其教俺儕恭遵官命不敢從邪教謹奉迎諸公若分軍爲二其

一屯島子鄉以宣威遠近則賊徒來降無日矣
 藤兵議曰賊巢不唯上津所在咆哮我背本渡
 之海右鬼本之岳左島子津浦之斥鹵深入上
 津浦是前後承艱徒為囊中物也不若三分七
 眾其一屯本渡其一攻賊巢其一為游兵於是
 藤兵與原田伊豫等四百人為一隊屯本渡澤
 木渡邊等百餘人為游隊三宅藤左衛門前河
 九兵衛等三百人次島子鄉以擬攻上津寨士
 民詳知其謀走報賊賊撫掌曰彼已陷我術中
 矣先是時貞在島原議軍所向或曰首剋平長

崎復波爾杜瓦爾之舊疆足利氏之末波爾杜

教築小洲於海中以居焉後絕波爾予其洲於

間蘭人今所稱出嶋是也所謂舊疆蓋指此

通信於彼國拔島原城據焉以制九州乃刻日

出兵長崎會好次使人告唐津富岡合兵攻上

津寨宜急舉島原黨而來援時貞遽罷前議以

五千人還援賊眾議曰寺澤島子之軍不過三

百我軍分為二海陸夾擊殲之必矣於是時貞

帥島原黨四千餘人次上津浦好次帥天草黨

六千人次中岳麓約詰且均進島子與上津接

境唐津隊將使呼子平右衛門守山間隘路戒

鄉民曰賊若來發銃爲號而鄉民皆通於賊十四日黎明賊衆來襲民不敢發號及日出白旗滿山喊聲哄然唐津軍匆遽邀戰敗並河九兵衛石川吉左衛門中丸死賊乘勝追北直逼本渡三宅藤兵衛聞之奮起遽出陣並河太左衛門等排銃手連發賊勢少沮藤兵據小丘張隊勵衆決鬪然衆寡不敵其良多殪藤兵割肚而死原田伊豫且戰且退並河太左衛門以其一隊殿藤兵既死衆推伊豫爲將太左時具酒食徧勞士卒曰予發唐津有神人授獲身法云奉

此者所向無前我邦自古謂之神國耶蘇者邪教也邪而抗正豈能久乎十八日賊萬二千人遶富岡五里屯志岐郡州民爭應之其不應者迫殺之火廬舍屠婦女旄倪闔島爲賊孤城孑立村落啾啾無復人烟明日賊攻富岡城城中防禁甚力殺賊二百餘人廿二日賊再來攻連竹牌蟻附破城門岡島次郎左衛門勵衆曰使妖徒乘城何面目見人衆殊死防戰斬賊首領加津佐三郎兵衛深江勘右衛門賊遂退明日復來迫初三宅藤兵衛修飭守備多貯火箭至

是藤左衛門候賊薄城連發以蕤竹盾賊解圍而去藤左衛門者藤兵之子也賊攻島原城之後十日十一月豐後監使飛報并熊本宰臣書達大坂城鎮將阿部備中守正次與僚佐會議正次曰昔者三河僧徒作亂不速舉兵討之遂至猖獗今上聞待報非閱旬餘則令不下而後馳檄九州無及事矣莫如先許肥筑諸侯救援而後發使江戶衆從其議乃檄豐後二監使鎮西諸侯出師上書言其意大將軍嘉其處分得宜會大臣執政議衆推山形城主保科正之爲

西討總督大將軍曰烈祖有訓東有警須備于西其在西亦如之山形東陸重鎮不宜令正之西出擬板倉重昌爲將石谷貞清爲副松平信綱曰重昌方患腫恐不任事請更命他人酒井忠勝曰台命一出以病中停重昌聞之必不堪憤悶阿部忠秋曰臣與重昌善請往審其狀復命曰重昌病不甚劇於是命內膳正重昌重藏貞清西討使松倉重次右近重賴亟就封時細川忠利立花宗茂鍋島勝茂寺澤堅高等皆東觀因下教其留守臣便宜從事重昌子主水正

重矩詣信綱請從役信綱以夜分難言之乃詣忠秋固請忠秋感其孝義往內宮因嬪婦上稟被允重昌貞清以賊攻富岡之前六日十一月十日受命明日即發柳生宗矩適飲于有馬豐氏宅聞之馳馬追之抵金川一作川崎不及日既暮還見大將軍曰西陲之變豈可易哉昔者親鸞僧徒之亂以烈祖之神武織田右府之雄略尙不能蕩滅夫愚民奉異教往往擲命不顧况耶蘇之巧姦乎今殿下命重昌爲督帥使諸侯伯聽其處分是擠重昌於死地也重昌雖勇無門闕重

望鉅藩列侯恐不受其指令而賊死守不下曠日持久殿下必使他將代之重昌聞之何面目得生還且使一督帥殞命於州賊之手是大損國體也臣實爲國家惜焉故不待命而留行馳抵金川而不及臣多罪敢以自首願殿下熟慮之大將軍弗憚徵大久保忠教永井善左衛門使酒井忠勝問意見忠教曰垂問既晚不知所對忠勝詰故曰賊不易輕重昌權輕九州侯伯恐不從指揮以臣所見不若三親藩爲元帥松平信綱堀田正盛爲副忠勝默然命保科正之

就藩會隣境白岩民謀作亂白岩酒井長門正守長重所治正之發甲擒渠魁三十餘人其相曰白岩在封域之外法當啓而後發徒焉正之曰我方憂天下惡遑自圖以此獲罪固所弗辭矣遂斬以梟首遠近兇懼大將軍聞之嘉其果斷得機宜松倉重次以是月廿四日達島原巡城郭弔死傷嚴儆備既入寢夜半蹶然起曰賊屯千本樹不擊却之徒爾縱賊無所辭罪詰且吾當踢夷之耳田中宗夫曰言何容易君已奉教專事戲靖今逞一朝之忿禹一取敗禍不可測莫如固守俟

後援重次切齒而止重賴召將士手把蜜柑與之曰匆卒犒饋不及聊表微意衆大悅曰真將種也重賴奮然謀襲賊邏騎還報曰賊植竹與人齊挾火爲僞兵悉遁於有馬村二十八日熊本宰長島監物承豐後二監命帥兵次河尻瀨海有熊本穀厥其縣史曰川北九大夫平素丈海濱算土民所貯鳥銃數聞賊起於天草命一步一杙三杙一銃多插火線終夜打放賊欲奪川尻穀宵竊乘舟近岸知其有備而止賊本謀欲首徇長崎通信呂宋陷島原富岡吞噬九州

而進旆中原而長崎未之應聞幕府命將西討時貞會衆謀馬場休意欲急攻取島原據城以防蘆塚忠兵衛曰島原未易拔而官軍在後犄角非我利也莫若據原城之故墟焉墟在島原之南有馬晴信之舊治也東佩海西北襟石崖環以水田號爲險要賊以爲據焉以堅守九州侯伯必有應我者矣督衆妨工數日而竣松倉氏設廩於口津及三會村以貯穀粟器械賊悉奪之又徧劫鄉里掠糧餉凡城中所有鳥銃數千鉛丸二箱火藥二十五匣見兵二萬三千并

老稚婦女三萬餘人時貞爲將蘆塚忠兵衛渡邊傳兵衛等主謀議大江源右衛門大矢野三左衛門等分守四門時貞日會衆說法以固結民心板倉重昌石谷貞清氣鋒勇銳身又更歷大坂役以爲賊烏合苦二肥之苛政大軍臨之必當望塵拜迎抵大坂阿部正次見重昌貞清謂曰妖徒未易狃公等草賊視之恐有出意料之外者矣又謂重昌曰凡奉異教作亂者一心致命非易制君爲人褊急不可不自省察也重昌祿小少兵京尹板倉重宗擇共良從之十二

月朔重昌抵小倉。進入肥後，徵兵柳川佐嘉久留采。五日松倉重次使其宰道重昌貞清以入島原城。遂議圍賊寨。重昌命佐嘉宰爲先鋒。重次曰：亂之興自我邑始，請以僕爲先鋒。庶有所謝罪。許之。重次以步騎二千五百軍海瀨，鍋島元茂、鍋島直澄、鍋島安藝以萬餘人軍山道。立花忠茂以五千軍北岡。重昌貞清軍有江村。十日鍋島立花二軍卒然傅城，賊發丸如雨，殺傷甚多。重昌下令停之，又令諸營築壘固柵，勿猥出戰。重昌謀開諭降賊，約書矢射之。賊荅書

甚嫚。細川光利以萬餘人抵天草，有馬忠賴以八千人抵島原。重昌命以兵艦三十餘隻環城背，使鍋島氏督之。十九日重昌貞清會諸將約明日攻城。有馬忠賴與立花忠茂爭先鋒。重昌諭忠賴曰：葭爾孤城，雖如易屠，賊同心死守，吾知其不可一舉拔之。君請俟他日。柳川隊將十時三彌久留米隊將稻次壹岐公族有馬內記巡城。三彌發一丸，既而皆還。內記謂壹岐曰：三彌彌所爲，吾不解其意。子以爲何如？壹岐曰：三彌其志於先登乎？其發丸者試文步耳。然正門賊

選良固守，必不能得志矣。二十日鷄鳴，立花忠茂先期進軍，立花大藏奮力絕倫，擐堅甲，提長槍，攀陴呼曰：立花某先登，言未畢，銃彈汰兜牟者三，目眩而絕。忠茂怒，揮麾督戰，先隊五百人，均蟻附城，中矢石飛下。十時，吉兵衛小野掃部等死傷可二百人。有馬忠賴使候騎偵忠茂所爲，歸報曰：立花氏闔軍傅城，乃召壹岐問計。壹岐曰：是必十時三彌之謀也。臣知其勞而無功矣，晨甚寒，請君重衾安卧。忠賴擐甲遲機，使人促壹岐，乃整行伍以起。鍋島軍攻後門，諫早豐

前帥先隊鼓譟薄城，發丸無算，賊不甚抗。及我兵將踰堞，矢砲驟發，鍋島士百餘人立死。海潮適至，後隊阻水不得進。有馬兵亦竟不傅城。重昌在中軍督戰，令重次援立花軍。重次謂有功焉，忠茂所掠敗則咎歸于我，卒不肯援。立花忠茂躬親冒矢石，重昌使人止之，不聽。再使謂之曰：子謂我怯乎？我乃往代矣。忠茂曰：敢不奉命。然我士多死，奈之何得獨去。重昌曰：唯其多死，故宜退耳。攻城何必今日？使者三反。忠茂乃從之。重昌貞清相議以爲賊防禦有法，未易拔。合

諸侯益爲久頓計。羽檄交至。大將軍召大臣執政會議。土井利勝曰。草賊烏合。固不足掛齒。然掃蕩遲緩。恐搖人心。不可不亟剪滅也。請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往援重昌。重昌抵小倉之明日。二月。召信綱。氏鐵命之。信綱請挈子輝綱。氏鐵請挈長子氏經。次子氏好。允之。其翌二將上途。重昌聞之不樂。晦會諸侯。謂曰。大君側席憂慮。以賊未平。命信綱。氏鐵爲援。儻或以諸君爲怠乎。明且發春。賊必謂獻歲無事。我乘其不意。庶幾有功。願諸君一心戮力。以顯殊勲。謂

有馬忠賴。請勞子以先鋒。謂松倉重次。子在江戶。留守臣治民無狀。以致禍亂。今而不力戰。何以贖罪。明日事子。其勿怠焉。皆唯唯而退。夜半召子重矩。諭曰。明日汝宜跡松倉之踵。重矩知父意。灑泣而退。因石谷貞清。請曰。明且之戰。請命兒在前行。重次趨起。恐不濟事。請命他人。重昌不可。是歲。出雲國主京極若狹守忠高卒。無子。收出雲隱岐二十六萬石。賜忠高從子刑部高和播磨龍野城六萬石。以奉其祀。十五年戊寅正月元日。五更。松倉重次發。煩爲

號諸營吶喊立花忠茂陣於正門前有馬忠賴以五千人攻後門鍋島元茂鍋島直澄等以萬五千人從第二城重次從第三城城外多水田有馬兵編竹爲梁鼓譟乘墉松田作兵衛投旗幟城中賊卽擲反之松田再投之賊射斃之有馬內記麾兵競進安富與左衛門有怪力手提大梯薄障白井作右衛門爲銃手長識背旗曰百尺竿頭進一步謂內記曰君視吾旗不令爲虛文也與飯沼泥堂等進戰皆中銃殪明石又右衛門與澀谷小左衛門有隙相違於酣戰中

顧而睨曰疇昔之事私也今日之事公也不敢戮力耶俱進健鬪亦皆死有馬士多死石谷貞清往勞曰戰已勤矣徒費勇夫無爲也盡移竹柵碎丸衆不肯強而後從之第二城外尤險鍋島軍不得進松倉兵一戰輒退日旣高立花軍未傳城監使促戰忠茂曰諸軍酣戰城今應陷我欲擊其走路抑客臘之戰我兵竭力諸軍袖手旁觀猶我今日植立不動重昌憤諸軍不力單騎向城伊達氏使者梶田權兵衛遣之扣馬曰公將親鬪乎臣請先公其少徐焉重昌曰予

豈親鬪乎。亦督衆耳。至松倉陣。嘗曰。盍急攻重
次。曰。業已一戰。今少休兵耳。城非一臂所能拔。
何督責之急也。重昌作色曰。子非亂原乎。乃不
爲衆先。何怯。使監使謂有馬忠。賴曰。先鋒敗。屺
三軍不競。請更一振。軍吏荅曰。我軍拂曉攻城。
士卒多死傷。乃辱此命。何也。重昌怒。挺身逼城。
貞清諫曰。吁。是非統帥所爲。假令自輕。其如國
體何。重昌曰。余將也。子副也。二人先登。庶足以
勵三軍乎。遂進。從士僅十數人。堀內莊左衛門
加藤四郎左衛門渡邊佐左衛門突戰死之。重

昌紺纓鎧。金裝刀背旗。畫弦月。腰帶磨手把。長
槍。威容肅然。賊知其爲大將。爭逆相當。小林久
兵衛前進。鎗賊赤羽源兵衛小川。又左衛門左
右擁護。而城中矢石雨集。重昌背旗裂。槍竿折。
猶進弗已。將踰堞。丸中胸顛。赤羽小川殉焉。小
林負重昌尸。亦被射。伊藤半之丞。淺井六兵衛
以竹牌與主尸還營。石谷貞清薄陣。賊刺之。被
重創。其從士鎗賊仆。將馘爲銃斃。板倉重矩以
家丁五百屯松倉營後。見重次一屺。無復戰志。
促之。重次不肯。重矩獨進薄前門。加藤源左衛

門揭幟立爲丸仆采山與兵衛代執池田黑澤等魚貫緣崖崖高數仞矢丸累下從士多死貞清嗚角解圍重矩不退貞清促之退退三十步始聞父戰死怒曰賊殺我父必報我仇然我兵甚少不足當賊願假力諸軍貞清曰死傷多矣士卒疲矣請期他日重矩不聽而反黑田氏使者黑田半左衛門大音六左衛門與之遇謂曰嚴君戰沒賊勢大張君而有如不諱三軍誰賴千金之身投之鼠巢可謂孝乎牽其轡而還是日戰自寅至午官軍殞命者三千餘人而殺賊

不滿百赦倉重宗聞重昌戰沒不悲曰三河以來吾家父祖宗族莫爲國死節者而今乃有之可謂吾家之榮矣是日也江戸烈風颺沙晝晦正殿不能行朝儀大將軍泣雁堂受群臣賀云三日松平信綱以千餘人戶田氏鐵以二千人抵島原信綱會諸侯言曰客歲而來蕞爾賊寨多費師徒至總督戰歿自今而後宜堅守陣營勿畏戰因命高壘構行樓築距堙先是細川光利寺澤堅高屯天草以搜索賊徒賊皆集於原城光利以步騎萬餘人抵有馬邨堅高仍在富

岡鎮撫封內及重昌死監軍飛檄召之堅高至以兵多死於天草請在後營松倉重次亦請曰亂興以來士卒多喪願解前軍信綱皆許之令細川光利代重次信綱射書以諭賊降先是熊本捕時貞母姊及其族渡邊小左囚之信綱召其囚徒至島原遣小左使時貞以諭之賊皆媮侮答之不屈大將軍賜暇鎮西諸侯東觀在江戶者以赴島原於是細川忠利鍋島勝茂有馬豐氏立花宗茂相尋會原城下重昌之未戰沒也喞蘭船在平戶甲比丹請曰敝邦蒙貴國之

恩久矣聞邊陲有盜請展一臂重昌徵火藥六百斤甲比丹曰同僚弗埒母昨已解纜今副船所貯不過數斤乃獻六桶至是信綱召甲比丹令以其大煩擊賊城甲比丹曰吾邦火器可破堅城今賊架樹結茅輒脆不堅無術可施歐邏巴有新製可破柔恨不齎信綱曰第試之因示賊寨圖甲比丹入船發丸如此連日一日蘭人登檣斗以覘城賊鳥銃射之顛細川忠利謂信綱曰以么魔小醜假力外蕃不亦失圖體乎信綱以為然乃謝罷蘭船信綱命鑛工鑿地道賊

知之逆鑿。內外工相遇地中。我鑛徒發銃斃賊
數人。少焉烟火颺。官軍謂城中失火。既而燦紛
自坑發。賊潑糞穢灑火。鑛徒遁出。時貞嘗登樓
圍棋。鍋島營設佛郎機。伺而發彈。彈汰時貞祛
侍婢齋粉。凶黨恐衆知。天主少感應。深秘之。老
弱聞知曰。四郎公尙不免彈丸。近身稍稍解散。
出降日多。寺澤氏獻生口。因鞠城中狀。曰。頃者
城中食盡。謀出而掠糧。官軍壘柵堅固。無懈可
乘。城背舩艫櫛比。又無由潛出。議中輟。二月九
州諸侯悉會原城下。阿波土佐伊豫讚岐侯伯

功皆致兵賦。衆凡十二萬五千人。北自岡濱。西
南二百餘步。爲細川氏營。立花松倉有馬鍋島
寺澤黑田相次連營。監使馬場利重。監細川營。
榑原職直。監鍋島營。林勝正。監黑田寺澤二營。
牧野成純。監立花有馬松倉三營。松平信綱。戶
田氏鐵。居中軍。有馬康純。小笠原忠真。小笠原
長次。松平重直。板倉重矩。及薩摩隊將隸焉。信
綱屢發間諜。以審賊情形。城中糧餉日竭。老弱
潛出采海藻。細川氏誘獲之。益知城中飢羸。蘆
塚忠兵衛相津玄察等議。官軍曠日不攻。我居

然瀕死積資耗盡矢丸亦竭及我力猶壯宜襲
官營掠穀柴奪器械以振厲士氣前門細川營
壘塹堅固銃煩密敷殆不易尅有馬立花二營
地形狹隘不便馳驅唯鍋島黑田寺澤營可襲
廿一日夜四更賊以敢死三千餘人分爲三隊
蘆塚忠兵衛等以千餘人斫黑田營隊將黑田
監物逆戰三逐賊最後中銃死黑田隆政把槍
走出立殪三人呼曰隆政在此力者有賞黑田
睡鷗既老以諳練軍務從役亦勵衆奮戰賊遂
敗走相津玄察等以六百人襲寺澤營三宅藤

左衛門揮眉尖刀殺賊數人身被三創奮鬪弗
己一軍爲之力戰賊鑿地道放火鍋島營焚斤
上行樓池田清左衛門等千餘人來襲衆走救
火諫早豐前曰止火照我脚下亦使追擊火光
如晝我兵縱橫豨突多斬獲賊又使游隊五百
人散諸營放火立花營多放銃警備細川營大
舉炬火設伏柵內圖待賊來發煩逐北入城賊
不敢近二營先夜襲一日立花宗茂謂其臣曰
賊必來襲其於黑田鍋島之營乎因益嚴備既
而果然其人問公何以知之宗茂曰賊數登譙

樓瞻望而視黑田鍋島營尤詳是以知之信綱
之發江戸也大將軍令過福山見水野勝成謂
之曰勝成老將諳悉軍機宜與俱如鳥原以謀
事勝成若未往慎勿薄城勝成時年八十餘始
聞賊起上書陳策大將軍嘉納故有是命勝成
故緩其期率于勝俊孫勝貞以賊夜襲之翌日
到鳥原廿四日諸將會議戶田氏鐵曰大君戒
輕戰以亡士卒宜待城中糧盡而攻之信綱揖
勝成問計勝成曰妖賊孤立孰復爲援固宜使
飢困以斃焉昔烈祖之攻高天神實用此策且

是城險絕吾少年在肥後時素已聞之而欲一
旦而拔之尤爲非計氏鐵曰君言是爲今之計
唯在後其疲極耳勝成曰否否吾意非謂自今
之後也賊保守百日糧竭丸罄可知今只在一
舉蹙之耳乃期廿六日細川忠利鍋島勝茂謂
信綱曰僕等屯營去城尤近請先攻之諸將願
在後吶喊勝成抗聲曰是二將所自爲也諸將
誰有復拱手坐觀者哉予束髮大小五十餘戰
雖不每爲先亦未嘗後於人况於徒爾叫號如
鷄鳴者乎夫攻城非諸軍同心一機不可今諸

將各持異議。競功爭先。何以得捷。豆州既爲總督。孰當違其節度。賤息雖不肖。亦嘗從大坂役。請得在坐隅。以聽餘論。老夫不堪久坐。請辭。乃出。廿五日大雨。翌日未歇。爲緩攻城期。其明日諸將會。氏鐵營。亭午時。吏走告。鍋島軍乘城。信綱倉皇登行樓觀望。下謂諸將曰。信諸君宜繼進。莫復論乎。後先諸將。匆忙從事。鍋島勝茂在座。謝信綱曰。子弟無狀。致此騷擾。退謂其臣曰。汝等不待元帥命。進退皆罪。均之獲罪。莫如屠城。鑿賊。於是舉軍傅城。而是戰從。鍋島監軍。柵

原職直始。初職直好士。加藤福島等舊臣多往客之。職直共起居。飲食居常。談武事。練習兵法。家宰告。費用不給。職直曰。人各有適。吾以養士。講兵爲樂。雖萬金。吾寧惜之哉。至是壯士世七人從之。職直于職信年十七。亦勇敢。是役欲先登。會壯士議。移刻不決。藤田市左衛門曰。諸子欲全身而歸。故猶豫。我士卒不過百餘。萬無生還之理。但一隊決死而進。可以爲魁矣。職信悅。羅城外有月城。鍋島營當其前。登行樓觀之。賊已弃月城。不見戍者一人。職信乃帥壯士先登。

鍋島前隊鼓譟從之。縱火細川忠利聞事起命
鑄營門。既而諸軍薄壁。譟聲如雷。壯士爭欲出。
忠利曰：可矣。乃縱兵。兵二萬八千均進攻。第三
城氣鋒銳甚。蠡擁而登。賊不能支。退入第二城。
師隨而攻之。賊連發鳥銃。繼以木石。舂杵釜鬲
之屬。長岡佐渡以手兵躍入城。諸隊相繼從之。
陣蓮池上。九星旗燦然成行。黑田忠之退。自牙
營。麾衆向天草門。不介而馳。親立矢石下。黑田
睡鷗追及。諫曰：矢丸亂發。固非鎧甲所能防。然
將之不我服。謂之失威儀。乃擐甲。賊長本渡但

馬逆戰。我兵少却。忠之大喝曰：明神照臨。却陸
步者斬。揮麾弗已。戰沒者百餘人。睡鷗踞床觀。
望四方。忠之罵曰：若耄乎。何其與先君時異。勇
怯也。睡鷗曰：拔城有機。公其少緩焉。忠之弗懌。
少焉睡鷗大呼而起。衆從之。破天草門。水野勝
成。是日不啻中軍。兵五千在鍋島營後。令結束
以。歟。勝俊勝俊還。卽踴躍起。排前軍而進。賊防
禦甚力。水野兵少。屺勝俊勵士曰：大人在後。觀
戰。盡竭死力。士皆騰起。健鬪。死傷相仍。旌旗悉
偃。司旗神谷奎之丞執金馬標。授二壯士。二士

負以登崖。超堞建之。呼曰。水野美作守登矣。立
花宗茂與細川軍並進。破田尻門。有馬豐氏破
池尻門。諸軍相繼而入。日既晡矣。牙城未拔。信
綱令曰。賊既窘蹙。待明日屠之。未爲晚。馬金收
兵。盛燎火。嚴號令。以遲明。翌日昧爽。闖軍傅壁。
投火箭。焚城。城中老弱叫號。輾轉焚死。細川兵
先登。諸軍競入。放倉重矩謂信綱曰。四郎吾仇
也。諸得先入。以報怨。許之。重矩望見細川兵放
火。挨其軍而進。登城大呼曰。內膳正男重矩來。
復讎時。貞盍出戰。重矩緋甲紅袍。提十字槍。立

賊將有江休意。驅幹魁梶。挈二壯士。邀鬪板倉
士淺井采田等數人。揮槍躍進。重矩曰。止。吾欲
爲父取仇。立刺休意額。休意眼眩。伸臂將搏。重
矩拔刀擊其右肩。殪之。信綱氏鐵據城中小丘。
督諸軍。石谷貞清伴重矩來。爲說其能刺巨賊
狀。信綱讚賞弗已。水野勝成適來。謂重矩曰。元
日之役。大人死事。子能爲殿。又有今日之功。可
謂忠孝兩全矣。自脫佩刀贈之曰。此名工國房
多字所造。余壯年得之。試用七回。銛利無比。聊以
表子今日之功。細川氏步卒陣佐左衛門。見石

室中一姣童病創而卧。女子在側號哭。躍入斬之。取首以出。詣部長說狀。衆意其時貞。致之牙營。時少年首級多列。信綱前獲者各以爲時貞。乃召所囚時貞母示之。母冷笑曰。吾兒天童也。不在天堂。則在呂宋。豈遭戮乎。取其首抵之地。至佐左所獲。潜然流涕曰。信噫。吾兒其疲軍事乎。何其癯也。還自役。忠利擢佐左。予祿千石。亭午信綱使諸軍發。喊報捷。是日諸軍所獲凡萬五千級。墮原城。以其屋材賜旁近民爲賊燔者。民頓復業。三月朔。信綱傳令諸侯伯凱旋。四日

梟所獲首級。賊無男女少長皆絕。噍類獨小濱才助。有江甚吉三會。金作逃亡。後捕戮之。三人皆兇雄。金作善鳥銃。懸針十步外。射之命中。呼爲懸針。金作云。捷聞大將軍大悅。使參政太田備中守資宗往慰勞諸將。信綱巡視長崎大村平戶唐津。徑小倉而還。四月。幽松倉重次於津山。森內記長收島原城。以其亂原也。幽重賴於讚岐。生駒壹岐守重高於府內。松平長門削寺澤堅高天草邑四萬石。加濱松城主高力攝津守忠房五千石。移封島原城。并前食四萬五千

石加威羽中備城主山崎甲斐守家治萬石移封
天草城并舊食五萬石前一書加七千石并五月
令曰前禁諸侯出兵境外者防私鬪也若有犯
大憲敢行凶虐者比隣侯伯宜速發甲剪滅之
至於小邑須與其旁近協謀戮力焉執政以鍋
島勝茂違節度議重罪之水戶權中納言賴房
謂大將軍曰城之破自勝茂所攻始縱不之賞
寧可抵之罪乎大犯令先登在卒伍則宜處諸
法若勝茂者身任藩屏有方面之權且嚴令懲
後戰國之法今偃武二紀四方無虞猝然州賊

爲變諸侯効力安得以戰國處士卒之法論之
若處之罪不幸天下或有事誰敢復竭節國家
哉大將軍納其言六月命勝茂過朝請榑原職
直屏居既而皆宥之從輕典也職直本姓花房
氏父助兵衛職之浮田直家之驍將也直家子
秀家信讒欲殺職之職之出奔豐臣大閣惜其
才諭秀家宥其死流之常陸臨行烈祖竊命遺
其子江戸僧寺於是職之弃一兒南郊本門寺
寺僧收養之烈祖獵過寺使兒進茶奇其容姿
問姓氏僧曰賤人無姓乃攜歸命榑原康政子

之卽職直也。故稱榊原氏食千七百石。先役數日。職直家有一飛頭降于庭。猴而人言。言曰。將有逆亂。而君受要任。幸見祭。必有美報。言訖不見。至是以犯律被黜。後三年。賜食邑三千石。世襲先隊頭。得除騎士十人。步卒五十人。職直點從軍。兵有功者。充之。乃立祠祭。其降于庭者。名爲歡來祠。七月。松倉重次坐苛政害民。以致亂。處斬。更幽重賴於保科氏。肥後守重高於內藤氏。帶刀權大納言藤原光廣卒。光廣准大臣光宣子也。稱烏丸氏。幼受學。博士清原秀賢。後

陽成帝選充侍中。帝暇日。曾文臣聯句。光廣數稱病不朝。帝問其故。光廣曰。方今文儒不乏。其人。所乏和歌耳。臣不敏。不善文詩。願學和歌。以補其闕。帝允之。故意激勵曰。汝學和歌。若不成。不復朝。乃從細川藤孝。刻苦勵精。藤孝讀其歌。嗟嘆曰。君自得二條正統。乃悉授秘訣。嘗問藤孝。內府實隆。使唐崎枯松復榮。今讀其詞。似不秀逸。而感應如此。何也。藤孝曰。幹旋造化。感通鬼神。要在心性。不必在詞之工拙也。光廣聞之。頓悟。嘗奉勅東行。途過二鳥。攀函嶺。會狂飈迅

雨徒御不得進乃呈詞三島神風雨忽歇詞云

利水世幾止免與天乃川既東下歸路欲宿瀆

是毛三鳴延神乃慮爾松會疫癘大行亭長辭館光廣乃賦和歌貼門

戶瀉氣頓熄病者稍起是後早年祈雨積霖祈

晴每賦輒應云光廣讀書小室圍以屏風兀然

獨坐不使人得入座側烈祖奇其才藝遇之甚

渥偃武後屢徵至駿府及江戶每遣嘉辰勝事

必令賦咏大將軍世禮待之嘗滯留三年其宰

謂公久在江都居大廈必不便小室况前庭土

庫蔽望不如壞之庫中所有器什皆分與家衆

及歸居書室如故而一無所問久之宰曰庭除

得無異前日乎光廣曰然始問土庫宰曰毀之

矣問其器具曰悉分與之又問汝得何曰臣不

敢私一物啞曰何不慧也其澹泊如此光廣同

時武人善和歌者有佐河田喜六昌俊昌俊下

野人幼為越後將木戶玄齋所育玄齋嗜和歌

昌俊侍膝下稍稍學習玄齋死去如京師從西

將攻大津城先登傷股永井直勝聞其勇召客

之及直勝子尚政時會年荒諸士請借軍須昌

俊以為請不許乃發庫銀假貸之尚政責其擅

恣昌俊曰蓄財失士心無益也故臣散金以收
 士心自今限十年還之復充府庫於公無損也
 臣死罪不敢避誅焉嘗從尚政江戶大將軍親
 書和歌於扇賜尚政尚政以為榮示昌俊昌俊
 感泣曰此賤臣所賦芳山之歌也詞曰譽資延
耶麻花寺項
能朝奈朝奈心爾
懸留峯乃白雲嘗呈亞相中院公乞正何幸
 親染毫蓋其歌一時傳播大君不知誰作而親
 書也大將軍撰天下文武士十七人使昌俊居
 其一曰和歌亦文也後陽成帝讀昌俊歌嗟賞
 收諸集外歌仙昌俊性愛山水旁參禪玄當時

公卿好文詞者皆為之友後光廣六年以壽終
 遺言其墓題什麼二字耳十一月姬路城主本
 多甲斐守政朝暴疾卒有二子皆幼因使支族
 內記政勝嗣後擬待其子長至成童讓封十二
 月賜青山因幡守宗俊三千石以為書院番頭
 思其父忠俊之忠也是歲佐倉城主松平紀伊
 守家信卒子若狹守康信襲封三萬六千石赦
 駿河故傳相三枝勘解由守昌屋代越中守忠
 正皆賜安房田萬石移松本城主松平出羽守
 直政於出雲松江城并隱岐賜之直政舊封七

萬石新增食十八萬石。大將軍語侍臣曰：汝輩知直政所益封之故乎？直政年甫十四，從大坂役，既歸江戶，烈祖召之，謂曰：聞汝逢敵却走，信乎？對曰：臣果却走乎？君烏敢賜謁？今既謁矣，事之真偽不復須啓也。其敏如此，所以屢加封也。初，直政母庶母也。役興，謂直政曰：君非黃門公之子，而太夫人之孫乎？妾聞柙檀初萌，既馨，君既爲華胄，年亦近成童，是役宜立功以揭名天下，勿使人曰：父以智勇聞，特以母庶賤，故其性亦怯也。妾雖懦哉，若聞君無寸功，將不再見焉。

夏役，越前軍與加賀兵攻真田郭。直政先衆魁進，冬役，揮槍力鬪，獲首級。大將軍嘗觀奕師圍棋，直政適朝，命令侍視。直政曰：臣不好棋，所好則鷹馬耳。既而召直政曰：聞汝不好棋，獨好鷹馬，因予近郊放鷹地及鷹宜，以時游獵。直政感泣，申謝。加河越城主堀田加賀守正盛六萬五千石，移封信濃松本城，并舊食十萬石。加山川城主太田備中守資宗萬九千餘石，移封三河西尾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罷參政爲奏者，番加岩村城主松平和泉守乘壽萬六千石，移封

遠江濱松城并舊食三萬六千石以爲奏者番
 加伊保河_三領主丹羽式部少輔氏信萬石移封
 美濃岩村食二萬石賜鳥津家久遺封薩日隅
 六十萬五千石琉球十二萬三千七百石於薩
 摩守光久土浦城主堀市正利重卒子越中守
 利長襲封萬二千石東條_{安房}領主西鄉若狹守
 正員卒子孫六郎延員襲封萬石

